

马克·吐温文集

日读日新枕边书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rk Twain



马克·吐温【著】

杨栋【译】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京华出版社

日读日新枕边书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rk Twain

马克·吐温文集

马克·吐温【著】

栋【译】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京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吐温文集/(美)马克·吐温(Twain,M.)著;杨栋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5

ISBN 978-7-5117-0346-0

I. ①马… II. ①马…②杨…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近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近代 IV. ①I7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85338号

马克·吐温文集

出版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蔡又元 李小燕

责任印制 尹 璐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100032)

电 话 (010) 66509360(总编室) (010) 66509246(编辑室)

(010) 66509364(发行部) (010) 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科普瑞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10毫米 1/16

字 数 400千字

印 张 21.75

版 次 2010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29.0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66509618



导 读

马克·吐温（1835—1910年），原名塞缪尔·朗赫恩·克莱门斯，美国最著名的幽默小说家。以善写男童历险故事及抨击人类弱点而著称。

马克·吐温出生在密西西比河畔一个地方法官家庭，收入微薄，生活清苦。11岁丧父，13岁辍学，当过排字工人，18—22岁出外漫游，当过轮船领航员。26岁随哥哥赴内华达州，作过股票生意，淘过金，后来为当地报纸写轶闻趣事，颇受欢迎。1863年开始用马克·吐温作为笔名。这个词原来是水手说明河水深度正适合航行的术语。1864年，他将在旧金山矿区听到的传说写成幽默小说《卡拉韦斯县驰名的跳蛙》，发表在纽约的《晚报》上。于是这个“内华达州荒唐的幽默家”在美国东部出了名。1866—1868年，作为特约通讯员随游艇去檀香山、欧洲、中东等地。1868年将新写的通讯编选成集，取名《傻子国外旅行记》，出版后广受欢迎。马克·吐温文笔简练风趣，有一种崭新的美国格调。1872年以后，马克·吐温把主要精力用于写作，有时也公开演讲。《艰难岁月》（1872年）记述早年西行的经历。与沃纳合写的《镀金时代》（1878年）讽刺金融界及政界的弊端。《汤姆·索耶历险记》（1876年）叙述顽皮的童年生活，为马克·吐温赢得声誉。《王子与贫儿》（1881年）批评英国王朝的淫威，矛头指向一切帝王。《哈克·贝利》（1885年）是马克·吐温名垂青史之作，但在当时被认为过于粗俗。《亚瑟王朝廷上的康涅狄格州美国人》（1889年）赞扬美国人的机智，嘲笑王公贵族的愚昧。马克·吐温直言不讳，见多识广，善用通俗幽默的语言写出对人类的热爱及对人性弱点的鄙视。1894年，马克·吐温经营10年的出版社破产了，巨资赞助的排字机研制失败。为了还债，他出国演讲，在欧洲居住5年，出版了《傻瓜威尔逊》（1894年）、《贞德传》（1895年）、演讲集《赫道旅行记》（1897年）及《败坏了哈德莱堡的人》（1900年）。返回美国后，马克·吐温对社会问题经常发表坦率尖刻的批评。1903年，由于夫人去世，他悲痛异常。在《亚当日记》（1904年）、《夏娃日记》（1906年）中表达了男人要依靠女人高超才干的观点。1906年



起开始口述《自传》，1909年出版《斯托姆菲尔德船长天堂访问记》，流露出他对人类的失望。此后即着手写《神秘的来客》，但他认为这些作品对人类的谴责过于尖刻，只能在死后发表。马克·吐温晚年获得各种荣誉，耶鲁大学、密苏里大学及牛津大学先后授予他名誉学位。

本书所选作品形式多样，长篇、中篇、短篇小说都有。短篇小说《竞选州长》抓住被收买的报刊专门造谣诽谤竞选对手这一典型事件，用极度夸张的手法，淋漓尽致地讽刺民主选举的弊端。在《百万英镑钞票》中，作者运用喜剧手法演绎了穷困潦倒的亨利的奇遇，通过他用一张百万英镑钞票的种种“历险”，辛辣地揭示了金钱对当今社会各色人等的魔力。作者用漫画的手法勾勒了不同人物在一百万英镑面前的种种丑态，幽默滑稽，妙趣横生，活脱脱一幅世俗讽刺画。改编成电影《百万英镑》以后，更是风靡世界。

中篇小说的代表作如《败坏了哈德莱堡的人》首先给读者设下了一个悬念：谁是败坏了哈德莱堡的人？哈德莱堡是一个闻名遐迩的最诚实、最清高的市镇，享有“不可败坏”的美誉。这美名保持近百年。有一天，一位陌生人送来一袋金币，说是要送给接济过他的恩人——一位哈德莱堡公民，但没有说此人姓甚名谁就走了。于是镇里19位德高望重的“首要公民”都被这袋金币迷住了，纷纷冒充“恩人”，丑态百出。谁知口袋里竟是镀金铅块。恰恰是这19位最荣耀的公民在金钱的诱惑面前轻易地剥去了哈德莱堡百年光环，成为败坏哈德莱堡的人。

长篇小说《哈克贝利·芬历险记》被另一位著名美国作家海明威称为“我们所有书中最好的一本书”。小说写密西西比河上漂着一只木筏，上面坐着一白一黑、一少一老两个逃亡者，作品描写了他们追求自由的历程。历尽艰辛，白人孩子哈克贝利回到了萨莱姨妈身边，黑人奴隶吉姆也获得了自由。小说不仅反映了南北战争之前美国社会的面貌，更集中体现了作者的民主自由的进步理想，歌颂了不分肤色，不分宗教信仰，人人平等的真正自由，而且在艺术上也达到了美国小说前所未有的高度。



目 录

田纳西的新闻界 (1)

医生忠告我说，如果我到南方去，那里的气候会对我的健康有帮助。于是，我便来到了位于南方的田纳西州，在《晨光与约翰逊县呼声报》担任编辑的职务……

竞选州长 (6)

几个月以前，我被提名为独立党的纽约州州长候选人，同斯图尔特·L·伍德福特先生以及约翰·T·霍夫曼先生竞选……

一大笔牛肉合同事件揭秘 (11)

我想用尽可能少的文字，向全国民众说明：在这桩事件中，我到底充当了什么角色。虽然这事情很小，然而这件事却引发了公众极大的兴趣，两大州大报的抗议为此连篇累牍，刊载了与事实本身不符的报道和措辞夸大的评述……

我如何编辑农业报 (17)

我接下农业报编辑这一职位时并不是毫无顾虑，正如一个久居陆地的人不会不经过一番思考就敢去驾驶一只船只一样……

一个真实故事 (22)

在一个夏天的黄昏时分。我们当时坐在小山顶上一个农家门口的走廊上，瑞切尔大婶很恭敬地坐在我们所坐台阶下的一级台阶上面——因为她是我们的女仆，而且是黑人……

百万英镑 (26)

我二十七岁那年，便在旧金山一个矿业经纪人那里当办事员，对与证券有关的事可以说颇为精通。我孑身一人，在社会上除了依靠我自己的智慧和清白的名声，可说一无所靠了；然而，正是凭着这些，我才走上了幸福之路……



败坏了哈德莱堡的人 (43)

这故事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当时，在那附近的村镇中，哈德莱堡一直以其诚实、正直的好名声而著称，他们一直把这个好名声保持了三代之久，从没有被玷污过，他们非常珍惜这种声誉，把它看成高于其他一切，并且为此而感到自豪……

一个扑朔迷离的间谍故事 (82)

这个故事最初发生于 1880 年。在弗吉尼亚的乡间，一个家境比较贫困的英俊小伙子正在同一个既富有又年轻漂亮的姑娘举行婚礼……

我给参议员当秘书的经历 (127)

我现在已经不给参议员老爷当私人秘书了。这个职位我稳稳当当地干了两个月，而且是干得又认真又愉快……

神秘的访问 (132)

我刚刚“安家立业”不久，有一位自称为估税员的先生首先来光顾我，他说他是美国国内税收部的。我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这个行业，可是尽管如此，我还是很高兴认识他……

哈克贝里·芬历险记 (136)

你要是没有看过那本叫做《汤姆·索亚历险记》的书，你就不会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家伙。可是，那并没有什么。那本大体上讲的是实话的书是马克·吐温先生写的……



田纳西的新闻界

有位记者称孟菲斯《雪崩报》的总编辑是位激进派，为此，他受到了这样温和的抨击——他提笔开始写第一句话，写到中间，随便加上一个字母，不久又划去另一个字母，接着打上标点符号。他自己也知道，他其实是在捏造一个充溢着无耻谎言，散发着虚伪臭气的句子。

——《交易报》

医生忠告我说，如果我到南方去，那里的气候会对我的健康有帮助。于是，我便来到了位于南方的田纳西州，在《晨光与约翰逊县呼声报》担任编辑的职务。我一到办公室，就看见主编先生斜靠着椅背，坐在一把仅有三条腿的椅子上，双脚放在一张松木桌上。房间里还有另一张松木桌子和一把残破不全的椅子；报纸、剪报以及手稿原件把这张松木桌和椅子堆放得满满当当。房间里还有一只盛着沙子的木箱，里面扔了许多雪茄烟灰和“香烟屁股”；还有一只火炉，火炉上方有一个装了铰链的门。主编先生身穿一件黑色燕尾服，白色亚麻布裤。他的靴子很小，但用黑靴油擦得透亮。他穿的衬衫也不平整，手上还戴着一只惹人注目的大号图章戒指。他的衬衫硬领是旧式的，脖子上围着一方格围巾，围巾两端下垂。这种服装样式盛行的年代大约是一八四八年。他此刻正吸着雪茄烟，用心推敲着一个字，他不停地搔弄着乱蓬蓬的头发，他双眉紧锁，瞪着眼睛，样子很可怕。我估计，他正在费尽心思拼凑一篇特别棘手的社论。他吩咐我把那些交换的报纸找来，浏览一遍，然后写一篇《田纳西诸报精华集萃》，将这些报纸中有趣的所有文章压缩摘录在这篇文章里。

于是我照此吩咐写了下面这么一篇：

田纳西诸报集萃

《地震》半月刊的编辑们在关于巴里哈克铁道的报道里显然是在胡言乱语，报道中说的铁路公司有意将巴扎德维尔镇置于铁路线之外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不但如此，铁路公司一向认为巴扎德维尔是这条铁路上重要的一



站。因此，根本谈不上对它有任何忽视之处。《地震》半月刊的先生们当然应该乐于对此言论予以更正。

希金斯维尔镇的《闪电和为自由而呼唤》报的那位神通广大的主编昨日抵达本市。他已住在凡·布伦旅馆。

我们注意到《晨声报》犯了一个大错，居然认为凡·维尔顿已当选还不是确定的事实。不过，在没有看到我们对此报道的纠正之前，他们一定已经发现了这个错误。显然，他之所以作出这一失实的判断，是由于选举尚未结束所致。

有一个值得欣慰的消息，布鲁特斯维尔市正试图与纽约的几位工程师签订合同，以使用尼可尔逊铺道材料翻修那些几乎无法通行的街道。《每日欢呼》报对此举全力支持，并对其最终的成功充满信心。

我将这篇稿子交给主编先生，随他采用、修改或否定。他看了一眼，脸色立即阴沉下来，他往下再一页一页翻看时，脸色越来越难看，很显然，一定是出了什么毛病。他突然站起身来，对我说：“你怎么能这样写，你以为对于这帮畜生我会持这种态度吗？你认为，我的订户能够容忍读这种索然无味的文章吗？把笔给我！”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谁的笔像这样不留情面地连划带勾往下乱涂，毫不客气地随意删改别人文章中使用的动词、形容词。就在他正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候，从打开的窗户外面，有人朝他放了一枪，子弹恰好从我的一只耳朵擦过，于是这只耳朵同另一只耳朵便显得不那么对称了。

“妈的，”他说，“准是史密斯那个混蛋，这家伙是《道义火山报》的——昨天就该来的！”他说着，顺手抽出腰间的左轮手枪回击了一枪。史密斯被打中了大腿，倒在地上。当时史密斯正欲对主编放第二枪，可因为他已被主编先生击中，这一枪就放空了，但却恰好击中了一个局外人，那就是我，还好，只打掉了一个手指。

于是主编先生继续对我的手稿进行增删涂改。正要改完时，有人从火炉烟筒里丢了一个手榴弹进来，随即一声巨响，火炉顿时碎片横飞。还好，除了有一块纷飞的碎屑将我的一对牙齿敲落，此外并无其他损害。

“火炉全完蛋了。”主编说。

我说这一点我也相信。

“没关系，完蛋就完蛋吧——像这种天气也用不着火炉了。我知道谁干的，我一定能找到他。你瞧，这篇文章该这样写才对。”

我接过稿子。这篇文章已被删改得面目全非，如果它有母亲的话，这位母亲准无法认出它的亲生儿子了。修改过的稿子现在变成了下面这样：



田纳西诸报集萃

《地震》半月刊的那些撒谎专家，显然正在绞尽脑汁，就十九世纪最辉煌的构想巴里哈克铁路一事，进行卑鄙的诋毁，散布无耻之极的谣言，以欺骗心地高尚和宽大仁厚的读者们。所谓巴扎德维尔镇将被排除在铁路沿线之外的说法只是他们那可恶的头脑里产生的幻觉——甚至可以说，是从他们认为脑子的那种地方编造出来的。如果他们不愿意受皮肉之苦的话，他们最好收回这个谎言。

希金斯维尔镇的《闪电和为自由而呼唤》报的那个无赖又到本市来了，他厚着脸皮栖身在凡·布伦旅馆。

我们发现，马德—斯普林斯《晨声报》那头脑糊涂的恶棍又故技重演，编造谣言，硬说凡·维尔顿没有当选。新闻事业天赋的使命是传播真实消息，根除谬误，教育、净化、提高公众道德以及行为举止的规范和趋势，并致力于使所有人变得更文雅，更道德，更慈善，使各方面都更美好，更圣洁，更快活。而这个黑心肠的恶棍却竟然不惜置这一崇高的使命于不顾，以作贱自己的身份来散布虚伪、诽谤、辱骂和流言。

布鲁特斯维尔镇确实需要一条用尼科尔逊铺路材料翻修的公路——但它更需要一所监狱和一所贫民救济院。在一个只有两家下等酒店、一个铁匠铺和一家滥竽充数如膏药似的报纸《每日欢呼》的乡村小镇居然还想修一条马路！真是异想天开！这家报纸的编辑，那位小爬虫巴克纳，正在以他那大家已司空见惯的无能伎俩，对这种事竭力宣扬，还自以为他说得很有道理。

“你瞧，要这样写——既尖刻泼辣又论点鲜明。软弱无力的措词和行文让我看了打心眼儿里厌烦。”

大约就在这时候，有人从窗外扔了一块砖头进来。随之而来的是一阵碎裂玻璃所发出的声响，我背上感受到重重的一击。于是我移到安全区——我开始觉得我在这儿妨碍了别人。

主编先生说：“这可能是上校干的。我已等他两天了。他马上就会上来的。”他猜的不错。片刻，上校已出现在门口，手里拿着一支手枪。

他说：“对不起，先生，请让我与编这份下流报纸的胆小鬼说几句话，行吗？”

“好的。请坐，先生。请当心那把椅子，它少了一条腿。我想，你可能也允许我同臭名昭著的撒谎专家布拉塞斯凯特·德库姆塞较量一下吧？”

“可以，先生。我正有一笔账要同你了结。要是你有空，咱们这就开始吧。”



“我正在写一篇文章，讲的是‘美国道德和智力开发中令人鼓舞的进展’这个问题，就要辍笔。不过，这倒不要紧，咱们开始吧。”

就在这当儿。两支手枪同时砰砰地打响。主编的头发被子弹削去了一小撮，而从上校手枪中射出的子弹却在我大腿上的多肉部分中止了其旅程。上校的左肩被子弹削去极少一块。双方又开始了。这一次他俩都未射中对方，可我却遭了殃，肩膀上中了一枪。到他们放第三枪时，这两位先生各自都受了点轻伤，我的一个手指节被打掉。我于是说，这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私事，我最好出去散散步，再呆在这儿参与其中，对我来说，无异于自寻烦恼。但两位先生都请求我继续留在原地，让我放心，并且极力说我决不会妨碍他们。

接着，他们说起选举和谷物收成，同时重新装上子弹。而我却就地动手包扎伤口。很快，他们又开枪了，挺认真地开了六枪，真是弹无虚发——但我有必要指出的是——六枪之中，有五枪都光顾了我，另外一枪却击中了上校的要害。上校很幽默地说，因为他要进城办事，只好告辞了。他询问了到殡仪馆去的路径后，便走了。

主编先生转过身来对我说：“我约了人来吃饭，得准备一下。要是你能替我看校样，招待客人，我将非常高兴。”

让我招待客人，这使我不免有点儿畏怯，但我已被耳际仍然回响着的那阵子枪声弄得不知所措，因此也就想不出什么话来回答。

他接着说：“琼斯三点钟就会到这儿来，请务必赏他吃一顿鞭子。吉列斯皮也许会早一点来——把他从窗户里扔出去。福格森大约四点来——打死他吧。今天就只干这些事。我想，如果你还有多余的时间，你不妨写一篇文章，狠狠教训一下警察——把那位警察局长臭骂一顿。牛皮鞭在桌子底下，枪支在抽屉里——子弹在角落里——文件架上有棉花和绷带。如果你出了什么事，到楼下找外科医生兰赛特。他要在我们报上登——我们跟他抵账就行了。”

主编先生走了，我浑身发抖。在这以后的三个小时过去以后，由于一直处在可怕的危险之中，我的心境已无法安宁，快活的情绪也消失殆尽了。吉列斯皮的确来过，可他却把我扔出了窗外。琼斯按时到达，当我准备用牛皮鞭抽他一顿时，他从我手中夺过牛皮鞭反而让我受用。还有一位不在邀请名单之列的陌生人同我相遇，结果我被他剥掉了一层头皮。还有一位名叫汤普生的陌生人，索性把我的衣服撕得粉碎。

最后，我竟被逼到一个角落，被一群气急败坏的编辑、赌徒、政客以及亡命徒所包围。这伙人大声叫骂，口吐秽言，任凭其手中的武器在我头上狂挥乱舞，只见空中闪动着钢铁的寒光。就在这种混乱中，我动手给报社写辞职信。这时，主编先生回到办公室，随他而来的还有他的一群堪称乌合之众的朋友；他们中了邪似的兴致勃勃，于是我又目睹了一场骚乱和格杀，情景实在是非人类的手笔或



其他什么东西所能描述的。在场的人被枪弹击中、被刀削、被肢解、被炸伤、被扔出窗外。那咒骂犹如一阵短促的飓风突然爆发，伴以杂乱无章和疯狂的厮杀，随着这一切戛然而止。五分钟后，一切都平静下来了，只剩下浑身是血的主编先生和我坐在那儿，察看我们周围的地板上这一场厮杀留下的一塌糊涂的战迹。

主编说：“一旦你慢慢习惯了，就会喜欢这地方的。”

我说，“我不得不请你原谅：我想，也许要过一段时间后，我写的稿子才会使你中意；只要我有机会练习，学会你使用的语言，我自认能够胜任。可说实话，你驾轻就熟的措词也有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用这种方法写稿的人容易引起风波。这一点，你想必也清楚。有力生动的文章，自然能使大家振奋，这无可置疑。可我仍然不愿像你的这家报纸那样，成为众矢之的。像今天这样，总是有人来干扰我，我无法安下心来写文章。我非常喜欢这一职务，可我不愿意留在这儿招待你那些客人。我坦率地告诉你，这儿所发生的一切真是新奇，而且也非常有趣，不同寻常。不过这些事简直遭透了，真是适得其反：一位先生从窗外向你开枪，却把我打伤；从火炉里扔进的一颗炸弹原本是要叫你受用的，可却顺着火炉口让我的喉咙给吞下去；一位朋友来拜望你，可结果却光顾我，让我浑身都是枪眼，体无完肤；你去吃饭的当儿，琼斯却拿了牛皮鞭痛打我一顿；吉尔斯皮则把我扔出窗外；汤普生那小子把我的衣服全撕掉；另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人剥掉了我的头皮。他们随心所欲行事，仿佛我们是老朋友；不足五分钟的工夫，这地方的所有歹徒都大模大样地身着礼服来了，拿着他们的刀枪乱舞，把我吓得五魂出窍。所有这些事情，像我今天目睹到的这种心惊肉跳的场面，我可是一辈子都没遇到过。别提这些了，我喜欢你同客人作解释时的那种沉着泰然，遇事不惊的作风。可你应该明白，我根本不习惯这些事。南方人的心肠易于冲动，南方人对于陌生人太过分热情。我今天写的文章，只有几小节，那索然无味的句子经你的大手笔修改，把田纳西新闻文体的豪放气势便体现得淋漓尽致，可这又将招来一群马蜂。那群乌合之众的编辑们又会到这儿来——他们可能还想空着肚子来宰掉一个人当早餐哩！我不得不向你告辞，我可没有资格来凑兴。我本是出于增进健康的原由，才到南方来。现在，为了这一缘故，我又不得不回去了，决不拖延，对田纳西新闻界的作风我确实大大领教了。”

这番谈话结束了以后，我们彼此不无遗憾地分手了，于是我到了医院，在病房里住了下来。



竞选州长

几个月以前，我被提名为独立党的纽约州州长候选人，同斯图尔特·L·伍德福特先生以及约翰·T·霍夫曼先生竞选。我总觉得同两位先生相比，我的显著长处是声望还好。从报纸上很容易看出，即便两位先生也知道了珍惜自己名声的好处，那也已经晚了。最近几年，他们已习惯于干尽各种无耻的罪行。不过，就在我颇为自己的长处而由衷欣喜、暗自得意之时，却有一股令人不愉快的深暗浊流在我内心深处“骚动”——我总是听到我的名字居然同这些人的名字一起被人议论，到处传播，这使我越来越不安。于是我给祖母写信，报告了这件事情。我很快就收到她的回信，她直截了当地告诉我——

你平生从没干过一桩可耻的事——从来没有。看看报纸——你就明白，伍德福特和霍夫曼这两位先生是何等货色，你应该想一想你自己是否宁愿将自己降至他们的水平，和他们公开竞选。

这正是我的想法呀！那天晚上我一夜未眠，但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就此作罢。既然我已经完全卷进漩涡，那么即使破釜沉舟，也得同他们继续这场斗争了。

我边吃早餐，边懒洋洋地浏览报纸，突然看到一段报道，老实说，我大为震惊，这种情况我以前从未有过——

伪证罪——马克·吐温先生现在既然已在公众面前公开竞选州长，也许，他会赏个面子向公众解释一下他如何犯下伪证罪的经过。此事已于一八六三年在交趾支那瓦卡瓦克被三十四名证人证明，他正欲强夺当地一位土著寡妇和她那无依无靠的儿女惟一赖以勉强糊口的一小块贫瘠的香蕉园。为了不辜负那些投票支持他的公众的信任，马克·吐温先生应当澄清此事真相。他是否会照办呢？

我愣住了。简直气炸了！这种诬蔑太残酷无情了。我这一辈子从未到过交趾支那！我压根儿没听说过有这个地方！我甚至不知道什么香蕉园，正如我不知道



它和袋鼠有什么区别一样！我不知所措，我气得要命，简直要神经错乱了。我没心思做任何事，就这样过了一天。第二天早晨，同一家报纸上对此事的报道登着这么一句——其他事只字未提。

耐人寻味——诸位必定已注意到，马克·吐温先生至今仍对交趾支那那件伪证案保持沉默，似其本人有难言之隐。

（附注：至此，在竞选活动期间，这家报纸只要一提到我，惟一的称呼便始终是“欺世盗名的伪证犯吐温”。）

其次，《新闻报》对此事这样写道：

敬请说明——新任本届州长候选人吐温先生是否愿意对广大市民（他们正急不可耐，要投他的票）赐予解释以下一事，以释群疑：在蒙大那期间与他同住一屋的伙伴们常常遗失一些贵重小物品，而这些东西后来居然都在吐温先生身上或他的“箱子”（他用来包卷他身边物品的报纸）里发现了。为了帮助他改过自新，大家只好友善地对他告诫一番，替他浑身涂上柏油，粘上羽毛，让他在横杆上“坐木杠”，然后奉劝他把铺位让出来，永远别再回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此事吐温先生愿意说明吗？

世上难道还有什么能比这种谎言更险恶的吗？我这一辈子还从没到过蒙大那州呢。

（自此以后，这家报纸便以此为据，把我叫做“蒙大那小偷吐温”。）

从此，一拿起报纸，我就提心吊胆——这就像你想睡觉，却怕一揭开毯子，下面会有一条响尾蛇似的。有一天，我看到又一则消息——

谎言被揭穿了！——据五点区的迈克尔·奥弗兰根先生和沃特街的吉特·彭期斯先生以及约翰·艾伦先生的宣誓证词，现已证实马克·吐温先生曾诬蔑我党德高望重的领袖约翰·霍夫曼已故的祖父由于拦路抢劫罪而被处以绞刑。这一谎言极其卑劣、恶毒，纯属无稽之谈。为了在政界上出人头地，他居然诽谤死者，用无耻手段去诋毁去玷污他们的英名，这不能不使任何正直的人看了痛心。这种卑鄙谎言必定会使死者清白无辜的家属、朋友无比悲痛，而我们也难以平静，真想鼓动起愤怒满腔和受到侮辱的公众断然对诽谤者进行非法的报复。但是，我们并不打算这样做！还是让他备受良心的谴责而内疚、痛苦吧。（不过，倘若公众义愤难平，让感情占了上风，贸然行事，以致对诽谤者进行人身伤害，那么对于闹事者，陪审员是不会给这些激于义愤



的人定罪的，法院也不会对他们加以处罚。)

最后那句话真绝了，果然大起作用。当天夜里，就有一群“愤怒满腔和受到侮辱的公众”从前门闯入，吓得我立刻从床上爬起来，由后门逃走。这些人一进门个个义愤难平，气势汹汹，他们毁坏了家具和窗户，走时还把能拿走的财物一齐卷走。尽管如此，我还是敢把手按在《圣经》上发誓，我从来没诽谤过霍夫曼州长的祖父，而且，直到这以前，我对此人一无所知，而且从没听说过他。

(顺便说一句，从那以后，登载这一消息的这家报纸便称我为“盗尸犯吐温”。)

另一份报纸上的一篇文章也引起了我的注意，全文如下——

好一个体面的候选人——马克·吐温先生原定于昨晚在独立党的集会上作一次诋毁其竞争对手的演说，但是他却未准时到场！他的医生发来一个电报声称他被一辆疾驰的马车撞倒，腿部两处受伤——卧倒在床，备受苦痛……此类谎言恕不一一援引。独立党党员极力试图相信这一骗人的托词。假装不知道他们提名为候选人的这个行为放浪之徒为何未到会的真正原因。

事实是，昨晚有一个人烂醉如泥，踉踉跄跄地走进了吐温先生住的旅馆；独立党党员们应该义不容辞，敢于证明那个人事不醒的酒鬼并非马克·吐温本人；我们这次到底把他们难住了！此事不容闪烁其辞。公众呼声如雷，要求回答：“那个人究竟是谁？”

真不可思议，绝对难以置信，看到这篇文章，我当时的确这样想过。因为，我已经整整三年没尝过一口麦酒、啤酒、葡萄酒以及任何别的什么酒了。

(这家报纸次日便立刻称呼我为“酒鬼吐温先生”，仿佛这一绰号是我求之不得的。回想起来，我当时看了居然毫不气恼——即使我明知这家报纸肯定不会罢休，还会这样继续称呼我——由此可见，当时的局势对我的影响之大。)

从这以后，匿名信在我收到的信中占有极大比重。一般是这样写的——

那个在你家门前乞讨、被你一脚踢开的老太婆，现在怎么样？

好管闲事者

也有来信这样写——

你干的事情，别人不知，我却了如指掌。你最好识相一点，快孝敬老子几块钱，否则，将有一位大爷在报上跟你过不去。



随你猜敬启

匿名信的内容大概如此。如果诸位有兴趣再看的话，我可以再写下去，直到大家厌烦为止。

不久，共和党的主要报纸又“指控”我是特大贿赂犯；而民主党的主要报纸则给我“定”罪，声称一桩性质严重的讹诈案是我所为。

（就这样，我又荣获两个称号：“卑鄙的贿赂犯吐温”和“臭不可闻的讹诈犯吐温”。）

这时候，公众呼声日益高涨，要求我“答复”那些针对我的一切可怕的指控。以致我们党里的报刊主编和领袖们也都认为，倘若我仍保持缄默，就会毁掉我的政治前程。仿佛有意要使这种控诉显得更加有力似的，就在第二天，一家报纸又登出了以下一则——

注意这个角色！——独立党的候选人至今仍缄默无话。因为他根本不敢答复。一切对他的指控都是通过充分证实了的；而且他本人的沉默不可辩驳地一次又一次证明他确实犯下了这些罪行；现在，他休想翻案。独立党的党员们，请看你们的这位候选人！盯住这位可耻下流的伪证犯！这位蒙大那小偷！这位盗尸犯！睁大眼睛看看你们这位酗酒成性的代言人！你们的这位肮脏的贿赂犯！你们的这位臭气熏天的讹诈犯！紧紧盯住他——想一想他的所作所为——这家伙可真是恶贯满盈，获得了这么一大串不光彩的称号，可却闭口无言，一条也不敢否认，你们是否还打算相信这家伙，把选票投给他？！

简直无法从这样一种困境中脱身，我只好在蒙受这奇耻大辱之余，开始准备“回复”这一大堆无中生有的指控和拙劣卑鄙的谎言。可这事我始终未能如愿，因为次日上午另一家报纸披露了一桩新的耸人听闻的案件，又一次对我进行恶毒诽谤，严厉地指控我纵火烧毁了一家精神病院，把里面的病人都烧死了，其原因是它们影响了我家周围的环境。我万分恐慌，接着，另一指控接踵而至，竟说我毒死了我的叔父，其目的是为了独吞他的财产，为此他们强烈要求立即掘坟验尸。这真是要逼得我发疯。仿佛这一切还嫌不够刺激似的，我又被指控，说我在担任育婴院院长时，曾经雇佣过连牙齿都没有的、又老又蠢的亲戚做饭。我开始动摇了——愈来愈失去自信心。最后，由于党派之间不择手段的残酷斗争而引至我身上的无耻迫害不可避免地自然发展到最高潮：九个肤色各异，刚刚学会走路的小孩，身穿破烂衣服，在别人的指使下，冲上群众集会讲台，抱着我的双腿不放，一个劲地叫我“爸爸”！

我退出竞选。我偃旗息鼓，甘拜下风。我没有资格去竞选纽约州长。于是，



我呈上一份放弃竞选的声明书，并且由于满怀懊恼，信末签上了这样的名字：

你忠实的朋友——从前是体面的人，可现在成了欺世盗名的伪证犯、小偷、盗尸犯、酒鬼、卑鄙的贿赂犯和臭不可闻的讹诈犯马克·吐温。